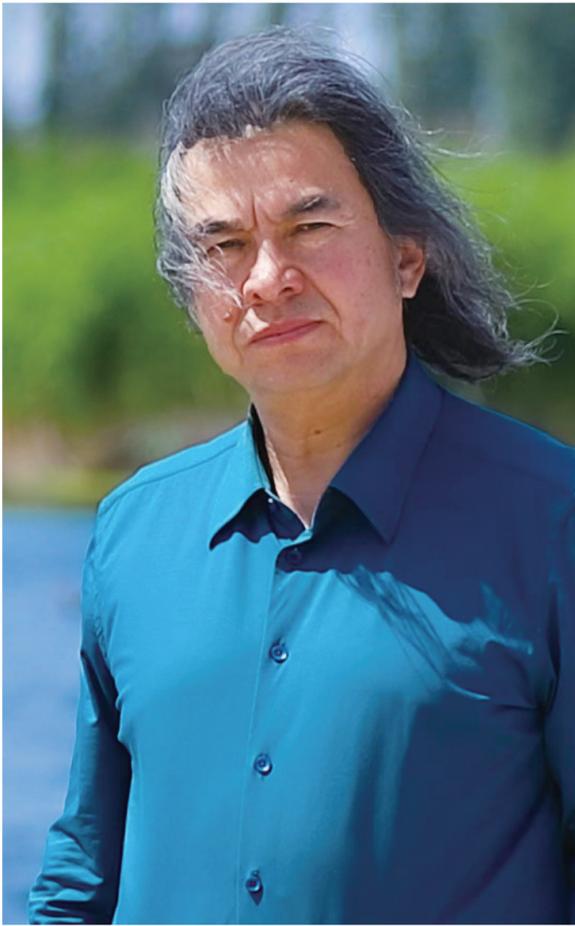


玛纳斯：差点被遗忘的地方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文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1963年出生于新疆伊犁，一级作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新疆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新疆文联《民族文汇》主编，新疆作家协会文学翻译家学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出版诗歌集三部，文学译著35部，翻译过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蒙古族、乌孜别克族、东乡族等民族诗人的作品。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五个一工程奖”、天山文艺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全疆诗歌大赛一等奖、2023年荣获中国第三届“杜牧诗歌奖”诗歌集一等奖。

想让天涯海角的人们知道，
在离你们非常遥远的地方，
有那么一处仙境，
静静地归隐在大地的怀抱。



作品都是自然、历史及时间之树结出的果实

——对话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周涵维

记者：您曾经有过3年的驻村工作经历，这段经历给您的诗歌创作带来了哪些灵感？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我的确在南疆先后驻村三年，分别是2015年和2018、2019年。那是在喀什地区的麦盖提县，主要是做群众工作。这是我最真实地走进南疆的三年，之前都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从未触及南疆的深处。

那三年我真正了解了南疆，当我第一次走进那边的农村时，我所看到的是停留在时间的某一个瞬间的乡村，相对落后的乡村面貌以及懒散而淳朴的农民，近乎落后的生活方式，这一切似乎就装在许许多多、短小破旧的毛驴车上。那些农民的终极快乐就是到星期天巴扎上小吃一顿，充其量也就是五块钱一份的拌面或大锅里煮成八成熟的一小块羊肉，实在没钱，就拿一块钱买个窝窝馕，泡在免费提供的大锅羊肉汤里，和着人声鼎沸，把热乎乎的人生吃进肚子里，那就是他们的生活，也是我2015年看到的南疆。

到了2018和2019年，南疆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除了基本生活方式还在延续外，农民的居住环境、精神面貌、生产积极性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乡村的整体面貌已焕然一新，这一切都在我心里春潮涌动，更重要的是，南疆的自然风光作为那片乡野最丰富多彩的底色，给了我更多更深沉的创作灵感。

记者：作家刘亮程形容您的某些诗作是“维吾尔语思维的汉语句子”，您怎么看待这句话？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我的好友刘亮程先生也是最懂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大多具备幽默诙谐的语言天赋，我们的语言本身就很有趣，而我只是把这种骨子里就有的东西用汉语表达出来而已，所以他形容我的诗歌作品是“维吾尔语思维的汉语句子”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就像他自己的文学语言一样，相信他那些精妙绝伦的文字，也是这片土地赋予他的。

记者：您曾在《一路向南》的自序里说：“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倾力打造一本如意之作，但始终有一种并不尽兴的感觉”。《一百零一片红叶》是您的最新诗集，您尽兴了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一山望着另一山高，尽管《一路向南》算是我当时倾力打造的一本如意之作，但后来的《一百零一片红叶》肯定有所提升，海拔比前者高出一些，但还未达到尽兴之处，好比饮者。

记者：很多人评价您是“自然之子”，您的诗歌体现了一种辽阔的大自然之美，一种时间与空间交错下的瞬间之美，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诗歌与自然的关系？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其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

自然、历史以及时间之树结出的各类果实，作家或诗人们只是把它们采摘下来，其味在某种程度上讲，取决于采摘者的采摘时间、手段和工艺，更取决于作者的视野和通透的内心，这些也只是个人拙见而已。

记者：您重新翻译了十一世纪维吾尔族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用回鹘语（古代维吾尔语）创作的名篇《福乐智慧》，可以谈一谈翻译背后的故事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重新翻译《福乐智慧》其实也是基于老前辈们的翻译实践，以求更好地让《福乐智慧》展示它的丰富内涵和独特的文学性，前后用时18个月，后来才知道一千年前的作者也用了18个月创作完成，这完全是个奇妙的巧合。在翻译过程中，我始终在时空转换中，从文学的层面讲，表达形式的穿越和思维模式的穿越，让我在那段时间总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现在再看那本沉甸甸的巨著，似乎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它是我的使命，我是它的使命。

记者：您觉得自己的创作与翻译之间发生了哪些相互影响？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我自身的创作激情和天赋的灵感，也全数用在了文学翻译过程中，力求让我所翻译的作品更具文学魅力，而我翻译的三四十部文学作品，也对我的文学创作给予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因为我所翻译的文学作品涉及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蒙古族、乌孜别克族、东乡族等民族作家、诗人的作品，那也是一种驰骋。

记者：作为翻译家，您对新疆民族文学的对外推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回顾这些年来的翻译工作，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哪些是未来还需要继续努力的？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我也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应该算不上多大的贡献，也谈不上有多大成就，但最厚重的就是《福乐智慧》，我只想通过翻译那些作品，在各民族间搭建一个互通心灵的桥梁和平台，增进各民族间的交流交融，互通血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此尽一份绵薄之力。在今后的日子里，文学创作和翻译，也将继续成为我挚爱的事业和乐趣。

记者：未来有什么创作计划？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从2020年到2022年底，我又创作整理了几部诗歌集，我个人认为都在提升，风格也在发生改变，也更加理性、深沉、宽阔和穿越，只是想表达我个人的内心世界，置身于多维度时间和空间坐标上，也创作了一部我个人认为的另类长篇小小说，很想奉献给朋友们一份多味多维的新疆套餐，也不知道能否成功。

夏日里的玛纳斯

城南的远山
用它波澜起伏的海拔
和绵延西去的身影
借助与之缠绵不断的雨云
给六月消暑

风，在蝴蝶的翅膀上舞动
当所有的花都选择在五月集结
六月，则给了她们足够的空间
吐露全部的芬芳
月季、刺玫、格桑花
她们的花瓣
已做好了起飞的准备
彩蝶是生鲜的花瓣
花瓣是舞动的翅膀
赶烤的七月
让她们宛如成熟的女性
处处是烂醉的蜜蜂
蝶恋花的词曲
应运而生

塔西河的水奔流北上
那一片旷古的湿地
丛生的芦苇
在无际的水面栖息
仿佛远古部落
头顶的苇羽随风摇曳
它们个个都是首长
野鸭成群戏水
鸬鹚捕捉鱼影
蓝胸佛法僧替天超度
白鹭在水泽里行医
给天地疗伤

我曾经的旅途多次从这里经过
老旧的大巴窗口裂痕
闪过窗外的县城
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我不知道深居于这片密林的生灵
用最初的双手
燃起炊烟
给恬静的生活移花接木
嫁接出生命的甘甜
宽阔的街道
苗条的斑马线
成片的密林吐故纳新
农夫在哲学里耕耘
土地在勤劳里生长
用镰斧打造的伟业辉宏无比
天之蓝，倾泻如雨

遥远一词
定格在苍茫岁月
青铜的绿锈散落田野
烽火连天的过去
半截出土的地窝子
给原野著书立传
鞍马为枕
游牧者仰天合目
地心的引力
在他们面部勾勒出一道道
隐秘的笑容
形似盛开的芍药

玛瑙是通透的性格
纳入酒庄的瓶塞
斯文是高脚杯的尺度
在这片土地上烂醉
无伤饮者大雅
唱一曲草原之夜
饮一壶陈年浊酒
这一生
便有了传说的意义

神榆老翁

它用一口流传千年的方言
诉说风雨
满地都是它的词汇
飘落的种子书声琅琅
细细听来
一曲曲大悲咒从根底发出

它已看不清自己的年轻
复古与重生
从尘土归于尘土
枝繁叶茂是另一种涅槃
它在风中打坐
给过往的僧俗传经布道
恩怨在此握手言和
那个雨后的窗外
丛生的乐土一览无余

生而不死一千年
原本是胡杨的寿数
什么样的土地，缺水
竟让一棵凡榆得道成仙
林公或曾在此歇脚
千年后的今天
无论我们怎样绕它旋转
或左或右
我们的足迹
永远成不了它曾经的记忆